

港深地名故事

翻閱深圳出版社近期推出的兩卷本《口述羅湖：難忘那些春天的故事》，彷彿打開了記憶的百寶盒。因了深圳的傳奇，也因了香港的滄桑，羅湖的歷史文化內涵極豐富。不誇張地說，一千個人眼裏有一千個羅湖。大的時代背景或許會隨着時光流逝逐漸被人淡忘，期間一些小的回憶，卻格外刻骨銘心。

木木

大山大水 時代傳奇

羅湖架橋 雙城煙火

羅湖的山水意象

1 在深圳諸多地名中，人們最熟悉的應該是「羅湖」了。據考證，「羅」是古越人對山的稱呼，而「湖」一般指陸地圍着的大片水塘。那麼，羅湖之「羅」是指哪座山呢，羅湖之「湖」又在哪裏？

比較流行的說法，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之初，炸掉羅湖山填平羅湖，換來今天羅湖火車站一帶的建設用地，成為特區發展的濫觴。打開搜索引擎，就會在一些媒體報道或個人回憶錄裏，讀到類似大同小異的表述：現在的火車站廣場、聯檢大廈、羅湖小區，都是搬運羅湖橋邊的羅湖山填來的。

曾聽一位朋友說過：深圳有兩個有名的開山炮，第一個是蛇口的開山炮，炸的是微波山；第二個是羅湖的開山炮，炸的是羅湖山。深圳市檔案館裏如今還可以查到一張當時的施工示意圖，在文錦渡口岸和羅湖口岸之間，有一個小山頭，確實標注的是「羅湖山」。

不過，這座山頭（或其他被削平的山頭）是不是古人所指的「羅」，填平的水塘是不是古人所指的「湖」，筆者總有些懷疑，也沒有查到令人信服的文獻資料。近段時間涉獵深圳歷史文化，從羅湖一帶的山形地勢中似有所悟：羅湖之「羅」或許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山頭，它可能指向深圳最大山體梧桐山；羅湖之「湖」或許也不是一個普通的水塘，而是泛指今天深圳水庫一帶的連片水體。梧桐山作為粵東大岳蓮花山的餘脈，主要位於羅湖區，山下龐大水體古已有之，迄今仍呈「五湖（仙湖、洪湖、東湖、銀湖、深圳水庫）繞山」之勢。而深圳河作為梧桐山下最大的河流，最初被稱作羅溪，也順理成章了。

這樣看來，羅湖之「湖」與深圳之「圳」，很可能是同源的。羅湖村開基第二代傳人袁百良有詩「羅溪水長漁歌晚，梧嶺峰高月吐暉」，後人亦有「羅溪峻峻水還深，上有喬松百尺陰」（袁漁隱）、「梧峰吐月映羅溪，縹帶飄飄亦勒西」（袁皓）等句。正是如此大山大水，成就了古人命名的依據。進而，這一脈山水在後來的歷史進程中，數百年風雲演變，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近代中國的萬千氣象。

2 羅湖之名，最早的文獻記錄可追溯至明朝天順八年（1464年），用以描述當地「五水歸湖」的獨特地貌。羅湖用作地名，始於清朝初年的羅湖村。近代以來，羅湖一直是指羅湖村或羅湖生產大隊，隸屬深圳鎮。1979年寶安縣改設為深圳市，分六個區，其中羅湖區下轄深圳鎮和附城、福田、龍田三個公社。這是羅湖作為特定地域名稱，首次超出一個村的範圍，並反過來管轄深圳鎮。次年，深圳經濟特區成立，不久寶安縣復置，羅湖、南頭、沙頭角三區被合併為羅湖區，統轄整個特區。此時的羅湖，是歷史上轄地範圍最廣的時期。後幾經沿革，直至1990年福田、南山分別設區，1998年鹽田設區，羅湖轄地才固定下來。

可見，羅湖作為深圳經濟特區最早的行政建制和建成區，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策源地，見證了特區成長的歷史。如今羅湖區十個街道辦事處的格局，是1983年至2003年長達十年機構調整的結果。最初只設立了黃貝、南湖、桂園、蛟湖（後改為東門）、笋崗、翠竹六個街道，稱「老六街」。其中，黃貝街道是區委、區政府所在地，東門街道位於原商業中心深圳墟，南湖街道緊臨香港是跨境貿易交流的南大門，笋崗街道則集中了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後誕生的若干新地標，故被戲稱為羅湖的「北上廣深」。

一個多世紀以來，在羅湖這片熱土上誕生了一大批具有地標意義的地名和建築，傳承着深圳之所以成為深圳的歷史文化基因，羅湖也因此獲得了「地標收割機」的雅號。國貿大廈作為「深圳速度」的助產婆，地王大廈土地拍賣創下多年不曾打破的天花板，京基100引領鵬城購物休閒的新時尚，這些走馬燈似的深圳最高建築，以特有的高度、速度、力度，不斷拓展着羅湖的天際線。

雖然坊間一直有「深圳的過去看羅湖，現在看福田，未來看南山」的說法，但羅湖從未停止自己前進的步伐。在當前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背景下，羅湖着眼於繼續提升城市品質，正着力打造「三力三區」：具有世界潮流引領力的國際消費中心核心區，具有全球資源配置力的深港融合發展先行區，具有國際市場輻射力的現代服務業集聚示範區。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，也把羅湖定位為港深緊密互動圈，推動建設口岸商貿及產業區。

有道是：巍巍羅嶺梧桐間，一脈羅溪入遠天；但問羅湖何處去，且看舊浪啟新帆。

3 與羅湖結緣，始於2004年9月。當時，筆者從北京被派往香港工作。現在回過頭來看，跨過那座小小的羅湖橋，竟是跨過了人生的一大轉折。

筆者的羅湖故事，承載着自己與這方水土的緣分，也是對深圳、香港這兩座別具特色城市的一些感悟。從20年的活動軌跡看，筆者與羅湖十個街道都多多少少有些交集。

貝嶺居賓館位於黃貝街道的黃貝嶺村，上世紀80年代修建，直到2010年紫荊山莊落成，一直是香港中聯辦駐深圳辦事處駐地。筆者到香港工作頭幾年，經常入住貝嶺居。工作之餘，同事們會相約在賓館外的街道上散步，到了飯點兒隨便找一家街邊店，品嚐各地特色飲食。黃貝路上森然而列的梧桐樹，據說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時就栽下的，讓人印象特別深刻。它們談不上十分高大，但枝繁葉茂，由裏而外透出一種適勁。所以，這一帶是深圳特區的起點，也是筆者認識這座奇跡之城的起點。

羅湖回岸。作者供圖

黃貝嶺村。作者供圖



深圳的「北上廣深」

深圳故事在羅湖賡續

4 香江之緣，起始於羅湖，豐富於羅湖，收官於羅湖。然而，筆者與羅湖的緣分還不止於此。2021年7月初，筆者再次從北京南下，在深圳開始新一段人生歲月。剛來時，由於住處沒有安排好，下榻在東門街道的深圳迎賓館，在那裏整整住了半年，成為繼黃貝嶺和貝嶺居之後又一個認識深圳的入口。

深圳迎賓館位於東門老街，亦稱老東門，是鼎鼎大名的深圳墟所在地。深圳墟作為深圳城市發展的原點，最早的文字記載可以追溯到1688年編印的《新安縣志》。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，至1911年廣九鐵路全線通車並在此設站，深圳墟憑借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成為周邊地區最繁華、最具規模的城鎮。可以說，當時的新安縣，政治中心在南頭，經濟中心在深，軍事中心在大鵬。

1953年，寶安縣因應經濟社會和人口發展的實際情況，將縣治從南頭鎮遷往深圳鎮。1979年寶安撤縣建市時，廣東省準備命名為寶安市，縣裏緊急上書，要求命名為深圳市。理由是深圳有國際知名度，尤其與香港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。縣裏的意見獲得採納，深圳市成立，隨後深圳經濟特區成立。深圳，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，就這樣大氣磅礴地走上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舞臺。

住在迎賓館期間，筆者幾乎每天下班後都會到東門老街走上一圈，感受浸潤其間的市井氣息。周末，則約朋友遠足，半年時間裏幾乎走遍深圳的山山水水。而數次登臨「鵬城第一峰」梧桐山，漫步湖濱綠道，感受羅湖的山水大觀，則是其中的重頭戲。

羅湖的墟市和山水卓爾不群，古村落同樣極具代表性。除了前面講到的羅湖有史以來第一大村黃貝嶺，還有以「中國首個萬元戶村」聞名的漁民村，被譽為「圳水源頭並蒂蓮」的蓮塘村，以及深港兩地共用村名的羅芳村等。搬離羅湖後，筆者又多次回來調研，深入村落肌理，把握特區脈搏，思考深圳這座奇跡之城的成長軌跡。並通過梳理羅湖故事，找到了破解深港雙城傳奇的密碼：一河兩岸，同源分流，雙向奔赴，彼此成就。

2024年春節前夕，羅湖區拍攝賀年宣傳片《流金歲月，煙火羅湖》，其中有一句台詞：「當我和許多人擦肩而過，有些人會變成朋友，有些人則變成了知己。」聞之心念一動，想着人生不就是這樣的嗎：一輩子會遇到許多人，走過許多地方，這些人和地方，都或多或少重塑了你，成為你人生DNA的一部分。百般感觸，匯成一聯：

梧桐花開，十里雲煙十里錦，好漢坡前千峰聳峙百嶼熨波，不負嶺南勝概；羅湖形勝，半城山水半城樓，老東門外一水蜿蜒雙蓮並蒂，終成時代傳奇。

黃貝嶺往南，有一條不大的河流，就是名揚天下的深圳河。與黃貝嶺隔河相望的，是香港北區的打鼓嶺。相傳，打鼓嶺一帶歷史上由若干自然村組成，這些自然村與黃貝嶺經常發生衝突。為了抵擋人多勢眾的黃貝嶺的攻擊，打鼓嶺村民設立了一個大皮鼓，當黃貝嶺有人來襲時，立即擊鼓通知大家合力抵禦，打鼓嶺由此得名。

在香港工作期間，筆者經常去打鼓嶺，與打鼓嶺鄉事委員會主席陳月明及其先生張然成了好朋友。黃貝嶺與打鼓嶺的歷史恩怨，就是張然告知的。可以說，正是對打鼓嶺的了解，從而進一步認識了深圳河，真切地感受到貫穿香港故事的地理邏輯：兩山兩水。「兩山」即太平山和獅子山，隔海相望，前者是香港繁華的象徵，後者是香港奮鬥的象徵。「兩水」即維多利亞港與深圳河，維港在城區，一直被港英當局視為管治香港的得意之作，深圳河在鄉郊，是香港聯繫祖國的根脈所在，二者共同詮釋了香港的來路和去向。正是對兩山兩水的解讀，構成了筆者腦子裏完整的香港印象。

紫荊山莊落成後，筆者去貝嶺居就少了，但與貝嶺居的故事並沒有結束。2020年底，結束駐港返回北京，按照疫情管控規定，需在深圳隔離14天，沒想到隔離酒店便是貝嶺居。當乘坐的隔離車緩緩駛入貝嶺居，熟悉的味道撲面而來。十多年過去了，這裏的街道沒有變，街邊一排排小吃店沒有變，院子裏的布局也沒有變，連賓館房間設施都沒有變。筆者入住的803房間，也是當年多次住過的，在樓道的盡頭，非常安靜。一切似乎都回覆到當初的模樣，心下便有些恍惚：莫非這十幾年的歲月被某種神秘的力量一下子切掉了，沒有留下任何痕跡？

東門老街。作者供圖

木木 作者簡介

文史學者、專欄作家。北京大學博士，研究員。曾赴歐美多國遊學，出版論著、隨筆、遊記多部。在巴山蜀水間生活了24年，旅居北京、香港各16年，現供職於深圳。主要著作有《藏在地名裏的香港》《深圳十峰》《緣於行走》《文明之約》《走出荊棘林》《熱話題與冷思考》《激進溫和還是僥倖》《恩格斯傳》等。



貝嶺居賓館。作者供圖